

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
“走在大街上，远处传来倪惠英的粤曲声。”

上世纪70年代，广东著名作家秦牧在一篇散文中写下这样一句话。在广州，有谁会不认识倪惠英？她是粤剧界的“金嗓子”“小曲王”，也是带领粤剧界创新发展的领军人物。从1970年进入广州粤剧团算起，倪惠英至今已在粤剧领域深耕51年。从艺半个世纪，倪惠英仍然没打算停下来：从去年到今年，倪惠英主编的《粤剧表演艺术大全》发布了《唱念卷》和《做打卷》；今年，她举办了《遨游艺海五十春——倪惠英从艺50周年晚会》并推出个人传记《倪惠英艺术人生》。

以从艺51周年为契机，倪惠英接受了《羊城晚报》记者的独家专访。在倪惠英眼里，粤剧是承载着其成长记忆的精神家园，也是她所热爱并为之奋斗半生的事业。她会如何评价过去这51年？她对记者说：“我会跟当年的自己说：这条路，你没有走错。”

## 练功练到哭，却不知苦为何物

倪惠英在广州西关长大，从小就浸泡在粤剧的环境里。她回忆：“我们小时候经常去文化公园玩，学校的体育课和自习课都在那里上。当时起码有五六十个剧场，包括红星剧场、百花露天剧场、木偶剧场、文化公园中心台……有时候他们也演白天戏，潜移默化地，我从小就对粤剧有很深的印象。”

1970年，广州市粤剧团时隔五年后第一次在全省范围公开招聘，演员岗仅招10人。年仅14岁的倪惠英当时是学校有名气的“文艺标兵”，因此被广州粤剧团相中。虽然已经有不少演出经验，但倪惠英对粤剧的认识仍然是懵懂的：“小时候唱京剧、歌曲、跳舞比较多，对粤剧其实不太了解。但我知道粤剧团是专业的，冲着‘专业’这两个字，我加入了粤剧团。”

怀抱着成为一名专业演员的愿望，倪惠英接过了粤剧团递来的橄榄枝。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，她更是身体力行地诠释着“专业”二字。粤剧团的训练非常艰苦：起早贪黑，吊嗓子，练身段、学唱腔……倪惠英形容，那是一段“不知道苦为何物”的日子：“都说‘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’，练功练到哭、满身伤痕，这是戏剧人必经的道路。一想到这是自己的工作，就不会觉得痛苦。”

这股倔强贯穿了倪惠英51年的艺术人生。至今，倪惠英已经主演过上百部戏，在粤剧市场最鼎盛的时期，她一年要排两三套新戏。她形容这是一个“痛并快乐着”的过程，“练功和演出都很辛苦，但每一部新戏都是一次新的挑战。”比如1977年“文革”后复排的首部传统古装粤剧《杨门女将》，22岁的倪惠英挑大梁饰演穆桂英，为了撑起戏服，里面一定要穿棉服。当时一天要演两场，实在是大汗淋漓，连棉服都湿透了。下午场演完，吃个饭再继续演晚上场。虽然很辛苦，但现在回忆起来，脑中就只有两个字：开心。”

## 五十载艺术人生

### 时代幸运儿，观众是她的“充电器”

倪惠英时常说自己是“时代的幸运儿”。她入行的时候正值粤剧的鼎盛时期，粤剧团遍地开花，其所在的广州粤剧团更是实力雄厚，汇集红线女、陈笑风、谭佩仪等名家。年轻的倪惠英在前辈们的滋养下迅速成长，很快就成为独当一面的知名演员。

倪惠英说：“我很幸运，被领导和前辈们看重，他们很快把我推到主角的位置。而且当时年轻，声音比较靓，表演也很有激情。”她对个人的成功有着清醒的认识：“在那个年代，我们想要成名、获得大众认知度，其实是比较容易的。戏剧曾经深受群众欢迎，包括老师、医生等知识分子都喜欢看大戏，所以我们一下子

就会红起来。1974年的《红色娘子军》算是我的成名作，我演吴清华，与陈笑风老师合作。当时真的是家喻户晓，收音机里都会播这台戏。”

“回想起这么多年，我的确是一部戏接一部戏，几乎没有停过。”半个世纪以来，倪惠英始终活跃在粤剧的舞台上，除了对粤剧的热爱之外，观众更是倪惠英的“充电器”。

刚加入广州粤剧团的时候，倪惠英经常跟着剧团上山下乡演出，乡亲们的热情让她至今记忆犹新：“哪个地方有戏看，观众就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。他们坐在台下如饥似渴地看，台上的我们也会被感

染到。当我的付出得到那么多观众喜爱，就会非常有成就感。”

在她成名之后，盛况更是空前：《杨门女将》在广州中山纪念堂连演30场，场场爆满，每次演出完都一定有观众守在戏院门口，必须等倪惠英卸完妆、出去跟他们打过招呼才愿意走。

倪惠英感叹，有一批跟了她四十年的观众，至今仍然是她的忠实戏迷：“他们不仅对我的戏如数家珍，连我们剧团的其他演员他们都非常熟悉，这让我非常感动。演员这个职业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我们的工作给别人带来了欢乐，在这过程中，我也有享受。”

### 创新破困局，《花月影》让粤剧更丰富

从艺五十余年，倪惠英经历了粤剧的多次转折。从一票难求万人争看戏，到整个粤剧市场断崖式下跌。2003年广州市文化局的一次市场调查显示，在超过1000万人口的广州里，会走进戏院看粤剧的戏迷只剩下两三千人，粤剧观众呈现出“高年龄、低学历、低收入”的特征。

面对粤剧的危机，倪惠英没有

怨天尤人：“任何一种艺术一定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。改革开放后，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释放，人们忙着睁大眼睛看世界，生活节奏比以前快了不少。加上香港电视、歌厅等流行文化的冲击，粤剧便遇冷了。”

倪惠英坦言自己有过困惑和迷茫：“粤剧沉寂了十几年，连老百姓茶余饭后都不愿意提，我觉得传统戏曲不应该这样，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找不到出路。当时我既是演员又是粤剧团的团长，团里发不发得了钱都跟我有关。我们的资金是捉襟见肘的，没有观众就没有收入，没有收入剧团就无法运转。”那么，舞台艺术是否已经不合时宜？“我在国外看《西贡小姐》《悲惨世界》《歌剧魅影》等等的音乐剧，它们都非常受观众欢迎，《歌剧魅影》更是一部剧演了二十多年，带来数以亿计的收入。因此，我当时提出，一定要适应观众和市场的变化，创造现代人爱看的东西。”

倪惠英坦言：“有时候不是我们想变，是观众迫使我们变，必须思考为什么观众不买票进剧场。我们经

常泡在舞台上，如鱼知水暖，太了解观众的反应了。”

2002年，倪惠英推出新派粤剧《花月影》。虽然是粤剧，但这部剧作融合交响乐、流行乐、现代舞等表现形式，一下子就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，被评价为“粤剧在新时代社会转型期的代表作”。《花月影》成功把一批高学历年轻都市人群吸引进戏院，打破了粤剧十几年来陈腐、老旧的窘况。这部新派粤剧还走出粤语地区，在一向以时尚和品位著称的上海得到了当地观众的高度认可；2011年更登上北京国家大剧院的舞台，成为首部登陆国家大剧院的广东粤剧。

《花月影》上演之后，倪惠英又办了“大学生走进剧场”计划，把粤剧送进校园：“一年哪怕有1000或者500位年轻观众爱上粤剧，每年只要坚持下去就会‘滚雪球’，我希望在年轻人的心中种下粤剧的种子。很欣慰的是，现在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三四十岁的人，他们会跟我说‘是因为当年看了《花月影》所以爱上粤剧’。他们正是当年那批大学生。”

### 守正新任务，主编粤剧“百科全书”

面对粤剧行业的兴衰，倪惠英心中始终有一份笃定：“要清楚戏剧的价值，要有自信，然后去坚守、创造，用作品征服观众。我们创新，是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审美；适应的目的是征服，用优美的唱腔和身段来丰富粤剧这门艺术，让观众感受到粤剧的魅力。”

近年，倪惠英的工作有了新的重心。如果说之前她做得更多的是“创新”，如今则转向了“守正”。去年年底，倪惠英主编的《粤剧表演艺术大全》已完成发行了《做打卷》和《唱念卷》，之后还会陆续推出《音乐卷》《剧目卷》和《美术卷》。其中，《唱念卷》收藏了340段音频，大多为近百年来多位粤剧

名伶的原唱曲目；同时，《唱念卷》还编出有史以来第一套粤剧舞台官话读音表，共有1700个舞台官话常用字，填补了多年来在舞台官话研究方面的空白。

倪惠英介绍，《粤剧表演艺术大全》筹划了至少十年：“我是粤剧团的院长，也是演员。但指导青年演员练功时，却很难找到教育素材。所以我想编一套工具书，追根溯源，为粤剧建立表演理论体系。我们的粤剧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有其独特的表演、唱腔、音乐，一定要传承好。艺术应该百花齐放，而不是被同化甚至异化。”

倪惠英一直是创新派，但现

在的她更能发现传统的价值：“传统的东西可能有历史局限、可能不太完善，但当中也有独特的审美。比如南派表演，有一段时间，我们行内也不太看好，觉得太陈旧了。但现在回头看，又会觉得南派‘硬桥硬马’的风格其实有着古朴、粗犷的表现力，这是其他剧种所没有的。这几十年的工作和演出经历，让我对粤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一定要对自己的剧种有深刻认识，才能去创新和发展。我们遇到了很好的时代，政府大力保护传统文化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修典时机。作为这个时代的粤剧人，我们应该有这种使命和担当。”

倪惠英一直在创新派，但现

在的她更能发现传统的价值：“传统的东西可能有历史局限、可能不太完善，但当中也有独特的审美。比如南派表演，有一段时间，我们行内也不太看好，觉得太陈旧了。但现在回头看，又会觉得南派‘硬桥硬马’的风格其实有着古朴、粗犷的表现力，这是其他剧种所没有的。这几十年的工作和演出经历，让我对粤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一定要对自己的剧种有深刻认识，才能去创新和发展。我们遇到了很好的时代，政府